

地方書寫作為生命世界的中心

張惟智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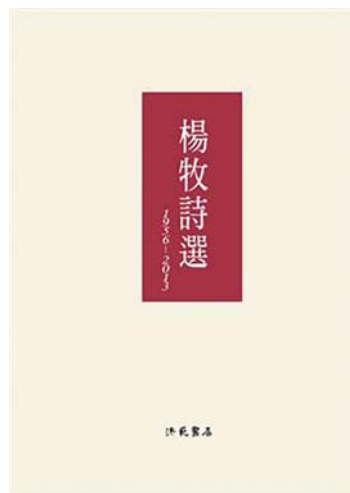
前陣子，朋友環島之旅，行至花蓮，與我聯繫，問起何處值得一遊？我左思右想，片刻後，仍無令人滿意答覆；作為一個長年未歸的在外遊子，一來不知花蓮的最近變化，二來對於花蓮許多的探索與分享，隨著如今路資訊發達而萌發成蔭，也早已不比各路旅人。每當此時，總是自嘲假花蓮人；但說實在的，觀光景點、名勝古蹟、人氣美食，總大抵如此，即有變化，也多是新瓶陳酒、換湯藥依舊；因此想要以一個堂堂正正的在地人姿態，推薦一趟私人獨家行程，總是力有未逮、氣勢盡失。

直到今年，才偶然驚覺，那些在他鄉奔忙的時光，悄然積累，早已弭平時間距離；花蓮，也不再是我留下最多足跡之處。或許我早已被馴化成北方的模樣，也或許，我仍在北方牧羊待歸；但無論是何者，總仍常常想起花蓮，也總是記得如今已幾回日月交迭未歸。實際上，回家一趟並不困難，甚至不必收拾行李；隨著太魯閣號劃過「山與海之間的夾縫」，穿梭於兩者間的激盪，僅僅兩個小時便可抵達花蓮。

我思索良久，難以歸鄉之因，或許是因缺少一種心靈沈澱使然：在他鄉的日子，總是被各種生活的驅動力推著前行，人彷彿社會運轉中的無機齒輪，也只剩下無機生活的意義。回家、歸鄉，

或許是一種人與周遭生活世界的重新連結或再次重構的旅程；我或許便是缺少，能踏上這趟旅程的肉身。

忽地，我想起楊牧那些關於花蓮的詩作，如〈瓶中稿〉、〈帶你回花蓮〉、〈海岸七疊〉、〈霜夜作〉等。教授陳義芝曾說：「那幾首詩裡面寫花蓮的山風海雨、地理風貌和日常家居，同時從詩中反覆摹寫家鄉的句子，都可以讀到他將花蓮作為歸屬的渴望……從詩中時間的推移、人事關係的建立可見回鄉是一次全新的出發，即從現實記憶地景，變為充滿想像與情感的家園，最後昇華成文化的歸宿」(注1)。



如果原鄉花蓮是作為楊牧詩歌的生命源頭之一（注2），那麼對這片土地的書寫，就不僅僅只是「遊記」或「地方志」。曾有人說，三百年前郁永河所寫的《裨海紀遊》，是作為臺灣第一本遊記文學，也是第一本地方書寫；先不論是什麼意義上的第一本，書中描繪了1697年的臺灣人文生活與地物風情，讓三百年後的我們，有機會透過文字、穿過時間長廊，領略當時的景貌與風土。如果地方書寫的目的在於，提升人對其所寓居之地的認識、文化意識與認同感，以及重新喚起此地的歷史，那麼我想《裨海紀遊》無疑是成功的，地方書寫當然包含著「遊記」與「地方志」。

但從楊牧對花蓮的書寫來看，地方書寫，無疑更是一種生命的寄託與歸宿；描寫原始美崙溪源頭風光的〈沙婆礮〉、描寫立霧溪於峽谷中向東奔流的〈俯視——立霧溪一九八三〉、描寫著名景點七星潭的〈七星潭〉、描寫1878年撒奇萊雅族及噶瑪蘭族抵抗清軍歷史的〈佐倉：薩孤肋〉、描述二戰歷史的〈松園〉等，同時也書寫著楊牧如何與這片土地互動——陳芳明教授認為，這是「花蓮情結」的展現。陳義芝教授則提出「花蓮語境」，強調其花蓮的情感認同。吳潛誠教授以西方傳統的「地誌詩」（topographical poetry）出發，認為花蓮詩歌是一場歷史回顧的精神之旅（注3）。利文祺則以「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的『聖與俗』和段義孚的『戀地情節』（topophilia）」，即「伊利亞德認為人們常將自己的居住地視為『世界中心』，並以此發展出

異質的空間概念」來詮釋，換言之，楊牧將「花蓮視為世界的中心」（注4）。

思及至此，往昔記憶從底心悄然浮現。想起花蓮，最懷念的總是「七星潭」，望著碧藍長空與湛藍大海、感受海風輕拂過指尖、任由海浪聲輕撫洗滌，前幾年曾有段時間回花蓮工作，那時我是太平洋最忠實的夥伴。從工作地點到七星潭，除了正規大道外，還有一條小徑，沿途墳墓。還記得第一次路過小徑，是國高中夜遊探險時，驚得冷顫不止。當時七星潭還是夜遊烤肉與看日出的勝地。在中央路通車前，從七星潭回到花蓮市區，總是會行經「松園別館」，那時別館尚未整修與開放，被一大群琉球松針葉樹圍繞著，靜謐幽森，透過鐵杆製的圍牆大門向裡望去，總以為深鎖著的是陰森鬼屋；只要不知名的幾聲詭異鳥鳴，就能將我們嚇得拔腿就跑。

從松園別館一路向下，便抵達市區中心；我想起陳黎的〈醇厚的人情，驕傲的山水：寫我的家鄉花蓮〉與〈想像花蓮〉兩篇散文——有人說，那是在日常生活的熟悉街道中，透過時間追尋，繪上記憶與夢，將平面的花蓮港街地圖，構築成具有歷史厚度的真實小鎮的書寫。

〈醇厚的人情，驕傲的山水：寫我的家鄉花蓮〉首先講述著花蓮的包容歷史背景，與美善的風土人情，在「街與街」與「生之河」中順著熟悉的市區小巷街道與流過城區的溝河，描寫日常的人情交往、生活觀察與體會，如原住民的生活困境，老榮民的退輔生活；時間與歷史也從中穿越而來，如紙漿廠與水泥廠對花蓮山河的破壞。

文中許多輕描淡寫的敘述，如「明義國小門前那條大水溝似乎就是個很好的象徵。那是介於明義街與自由街間的生命的小運河，負載著許多童稚的夢想、喜悅，許多現實的污穢、垃圾，許多的生與死。它的水從那裡來，它的源頭在那裡，似乎沒有人想過問……溝水又東，即是花蓮唯一一家百貨公司所在的中華路。從這兒下去到南京街一帶是遊客眾多的地段……溝水又東，過福建街，即是有名的『溝仔尾』。這是花蓮最古老的風化區」；多年前，此溝河已整段鋪上柏油路，改建為停車場，如今已看不到河，但夜深人靜時仍可聽見流水聲，甚至有人為此撰文〈我走在紅毛溪上，哭泣〉；而「溝仔尾」更是國高中求學時代不敢駐足之地，奇妙的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那裡有花蓮市唯一一家牛排館，與深受觀光客喜歡的海埔蚵仔煎。

〈想像花蓮〉則是從紅毛溪展開描寫，漫步在小巷街道裡，途經那些被「被土黏著之人」（注5）的住所；「穿過我童年的是一條大水溝……中正路是王禎和小說裡經常出現的街道……從中正路，東流二十公尺，就是小說家林宜濠生長的中華路……過中華路，東流二十公尺，就是我住的上海街。再東三十公尺，就是詩人陳克華住的南京街……楊牧家原本在南京街底過和平街處，隔著另一條水溝，彷彿另有其山風海雨，一代儒者、詩文家駱香林住的『臨海堂』就在這條溝邊。這些街道是我慣常走過的地方，是我的波特萊爾街，我的『不如一行波特萊爾』的人生。溝水再東一百公尺，是詩人陳義芝出生的重



慶街。再東，就是太平洋了」。隨後則是在小巷街道裡，漫步於時間中：「如果我站在一九三九年，我住的上海街應該叫稻住通……如果我站在一九三〇年，站在一張參與霧社事件警備任務歸來的太魯閣族原住民的照片裡，我也許會登上那輛編號『花96』，寫著『恆興商會』四字的卡車……如果我站在一九二四年，站在更生報社前面的小廣場，我也許會看到擔任東台灣新報社長和花蓮港街長的梅野清太從他樹影搖曳，綠意盎然的宿舍走出來……一九二五年，在南濱，吐著充滿煤油味濃煙的宮崎丸在離岸百餘米的海上等著接貨的小駁船緩緩靠近。花蓮港還沒有港口。你聽到海浪在歌唱，虛詞母音，一如不遠處傳來的阿美族歌聲……如果我站在一九九七年，站在一場將秋日的樹影傾斜了的有感地震發生後的第二天，和我新教的國一學生一起遠足」。

思緒至此，我想著波特萊爾街——那些「每日慣常走過的幾條街」；那些「從黃昏開始」，騎著「腳踏車，牽著手，慢慢離開的我的童年」。想起對花蓮的渴望；想著如流星般瞬間劃過山與海之間的夾縫，我會騎過「靜思精舍」，走進去，在落羽松步道向外看去，發呆。我會騎過一間量販店，在門口用法文大聲說著「Carrefour」，但是不會消費也不會試吃。我會騎過一間醫院，走到上層，因為醫生真的救了我。我會騎過一間咖啡店，然後快速走過，因為門口寫著資本主義萬歲。我會騎過一座天橋，但是從來沒有看過有人走在上面。我會騎過一間寺廟，然後在路口佇立十分鐘，因為垃圾車塞住了街道。我會騎過一間便利商店，我會騎過一個十字路口，上面有很黏的土，小黃會來迎接我。我會「騎回我的童年」，因為「人生不如一行波特萊爾」是一種共鳴。

我想起在這片很黏的土上，也黏著許多人的記憶。在這些黏人的記憶中《小鎮生活指南》、《來去花蓮港》與《山海小城》，又將我黏得抽不開腳。在《小鎮生活指南》中主要圍繞一群高中學生的生活，描寫他們之間的友誼、學業、冒險過程、家庭背景，人際互動等等。《小鎮生活指南》充滿鄉土懷舊色彩，小鎮的生活風貌緩緩地流淌而出；雖未明確指出時代背景，但透過時事話題，可知約為 1960 年代後半的花蓮市。有人說，這段記憶中，黏住他的是「人生的過去與現在，以及在嚮往和妥協間，那種綿延的、載沉載浮的過程」；也有人說，黏住他的是，在「生活」與「青春」對話中，所透顯的那種純粹。

《來去花蓮港》記憶著在日治時期的女性阿音與初妹，如何從臺灣西部的鶯歌、三義，輾轉流離到花蓮；在山與海之間開墾，播種，插秧。從最初的艱辛生活，到成為家中支柱，以及如何



被花蓮這片土地孕育著。也記憶著現代都會女性闕沛盈，如何在追尋母親及故土中，更加認識這片黏人的土地與產生更深厚的情感。有人說：從1915年至今，他被黏在1915到1945年間花蓮時空的描寫；農作具物、祭祀儀式、日常飲食、屋瓦建築、氣象變化等等生活細節的觀察與刻畫相當細緻、耐人咀嚼。也有人說：他被黏在「女性」與「土地」的互動中——透過黏人之土容納、乘載著不同族群的包容特性，讓人在此共生、相遇、耦合、歸屬。

《山海小城》則是有著許多不同的記憶，在〈傷口〉中，那是一種對抗（開發建設與環境保護之間）、衝突（政府與人民之間）與破壞（人與大自然的和諧關係）的記憶；在〈秋冬〉中，是環境被破壞後，人只能無奈離去，與迷失在科技生活的單調枯燥內涵中，遺忘恣意真實生活

的記憶；〈燃燒〉則是在選舉過程中，為了爭搶選票不惜以宣傳車搭配擴音器，干擾街坊的寧靜，以及毫不節制地讓宣傳文宣污染大自然的的記憶；〈距離〉則描繪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與距離，以及其中興許缺乏了對動物的尊重與溫柔的記憶。這些不同的記憶凝聚成對黏人之土的被破壞的擔憂，也凝聚成對人文與自然之間關係的失衡、失序的焦慮。

我想著這些共鳴記憶，能夠走進內心，並不是因為我們只是單純地、機械地生活在這片黏人之土上。在將自身與周遭環境理解為斷裂、孤立或迷失之前，早已在自身與周遭環境的緊密關聯中出生、成長；沒有人一出生就與在地斷裂，而是只有處於在地的擁抱與孕育中，生命才成為可能。也唯有如此，共鳴記憶，才能夠走進內心；才能夠形塑成地方書寫中，重要的核心特徵與精神——「地方感」，才能夠將生命情懷寄託於在地，從而孕育出獨特的「原鄉」經驗，也才能夠透過「原鄉」經驗對在地展開意義追尋與歷史回顧，並在此循環過程中不斷重構、累積、豐富「地方感」的底蘊與意義，及形塑文化歸宿。

最後我想起郝譽翔教授所說的：「新鄉土書寫蔚然成風，於是我們看見了台灣不再只是一座島嶼，而是由許許多多不同的地誌風景拼貼而成，其中有施叔青筆下的鹿港，鍾文音的雲林，王聰威的旗津哈瑪星，童偉格的瑞芳東北角，甘耀明的苗栗客家莊，離島則有夏曼·藍波安的蘭嶼，吳鈞堯的金門，陳淑瑤的澎湖，而即使是台北城一地，也不再只是都市典型的資本主義戀物



拜物的場域，而是從中剝離出更加多元的層次來，有舞鶴的淡水，吳明益的光華商場，郝譽翔的北投……在『去中心』之後，竟然不是後現代所宣稱的：真相已死，身世成謎，反倒是台灣的歷史與地理版圖，隨著文字的考掘與描摹，日益顯得豐富而且立體起來，眾聲喧譁，難掩活潑潑的生命力」(注6)。

思及至此，我或許也重新領會了難以歸鄉之因，並非單純缺乏一種心靈沈澱，而是還未從與周遭環境的孤立中恢復，感覺不到在地感與歸屬感。因此，需要將自身全神貫注的敞開，重新喚起與周遭環境的緊密關聯，回到孕育與包容的土壤中。我突然明白，我可以回家了；也突然明白，腳下的臺北，在20多年的旅居生活中，早已是我第二個「原鄉」。

注釋

1. 沈眠。〈用詩眺望生命和文化的起源——師大陳義芝帶你回到詩人楊牧的花蓮與古典〉「人文·島嶼」，https://humanityisland.nccu.edu.tw/chenyizhi_1/。
2. 同注1
3. 利文祺。「The Idea of Sacredness in Yang Mu's Hua-lien Poems」(楊牧花蓮歷史和神話中的神聖性)，《臺灣文學學報》(第38期，2021)：109-138。
4. 同注3
5. 在花蓮地方書寫中，常用「花蓮的泥土是黏的」表達與花蓮的關係。如陳黎〈醇厚的人情，驕傲的山水：寫我的家鄉花蓮〉：「有一句話說『花蓮的泥土是黏的』，不曾到過花蓮便罷，一旦來了，你就不會想離開它」。又如郝譽翔〈耐人咀嚼的生活長卷：《來去花蓮港》〉：「不是都說，花蓮的土會『黏人』的嗎？」
6. 方梓，〈來去花蓮港〉，郝譽翔推薦序〈耐人咀嚼的生活長卷：《來去花蓮港》〉。

延伸閱讀

1. 陳黎著。《聲音鐘：陳黎散文1974-1999》(臺北市：元尊文化，1997)。
2. 陳黎著。《想像花蓮》(臺北市：二魚文化，2012)。
3. 陳雨航著。《小鎮生活指南》(臺北市：麥田，2012)。
4. 方梓著。《來去花蓮港》(臺北市：聯合文學，2012)。
5. 廖鴻基著。《山海小城》(臺北市：望春風文化，2000)。



走！ 去雜貨店買故事 ——博物館 x 高中協作的 臺南地方學

謝仕淵 總策畫

三民 / 11201/272 面 / 21 公分 / 44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1475370/733

本書由國立成功大學「公眾歷史與博物館研究室」團隊攜手8所臺南的高中，以「雜貨店」為經，「田野調查」為緯，開啟一場歷時兩年多的踏查之旅，其中有研究人員以專業觀點主持計畫及提供行動指南；有不同領域教師以多元視角跨科合作、激盪出嶄新的教學計畫與方法；參與調查的學子更在教師及專業研究人員的引導下，學習何謂田野調查，並以澄澈的眼光發掘在地故事。透過踏查記錄，帶我們重新看見臺灣地方雜貨店的特色與價值。(三民)



跨越世紀的 信號3 ：圖像裡的臺灣史 (18-20世紀)

張隆志等 著

貓頭鷹 / 11201/416 面 / 23 公分 / 63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225965/733

本書以「傳教士的素描、祖先畫像、獻給皇帝的山水畫、博物畫(科學繪圖)、紀念戳章、人類學攝影、漫畫、美術作品」等圖像史料重說18-20世紀的臺灣歷史。10位新生代史家透過圖像細部的考證、圖像來源的追蹤、圖像內容的比對，挖掘各種圖上沒說的事。書末也將介紹圖像史料來源，並分析如何運用這些史料撰寫歷史。我們期待與讀者一起透過這些多樣的圖像史料，解讀圖裡圖外說不完的臺灣故事。(貓頭鷹)